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盡五月
十三日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
示衆榜曰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
年比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新君篡攘
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已
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



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効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一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存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倘或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契丹自來一切橫歛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車牛脚乘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賦

使北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意大出禁旅告戒河北諸帥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三月上旬卜吉貫領中軍戒塗在廷無敢異議上意欲須賀正國信使歸以司封負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為國信使知霸州李邈副之二月二十五日入國門適貫導從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旨令先至府中議事翌日悅與邈至貫府第貫略問使人道塗次第遂問虜中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無寇悅云悅所行道日行一程既不留且又不改行他路以此知之貫又云何以知

他處無寇悅云所至皆以物賂廳頭訪其國中事
宜但云唯時女真爭戰別無他寇貫云見說人多
流移悅云悅所行路皆有居人田皆耕墾所過處
觀者滿道不見有流移也貫又云已有人據易州
悅云非悅所由路然每採訪不聞此也貫詞色甚
厲又云今已圍霸州朝廷已起兵賢何不說悅云
悅自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聞此此皆貫已曾虛
妄奏陳欲遂實其說爾貫云莫是初無聖旨賢不
曾探問否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旨自當探問虜
中事宜回日聞奏悅又白貫云有譚襄者欲立九

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逃衆人即時捕殺譚襄
以此觀之彼國人心未至離異且悅到莫州得雄
州探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耶律不得名副使
姓李洎悅過界與接伴相見副使乃姓王接伴使
人非機密事界河至莫數十里而探報如此乖謬
若諸事如此未可輕動也貫大怒乃曰虜中待使
人如此悅云以前使人禮數悅所不知但隨行人
皆言前後禮數如此厚貫即云莫是賢門得他相
厚遂不說事宜否悅云悅輩士人豈以禮數稍厚
遂隱虜情也貫見悅意終不相假不敢隱遂悉以

所問奏知翌日 道君皇帝見二府具道此說云
他甚有備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實非
道君皇帝之意貫既狂妄誤國是時在廷皆無敢
拒之者聖意欲俟國信使來問而後行萬一其或
可緩也而悅卒能縱橫過其說而搯其謀即日下
詔抽回已發禁軍拘收已降宣頭而伐北寢矣悅
既對即錫章服由是封遷吏部員外即時中書舍
人王安中行詞云持聘復命忠實可嘉當是時朝
廷不敢峻其褒擢詞臣不敢指其事實則貫之氣
焰可知矣士大夫雖心服之而不敢昌言故其說

罕傳又五年悅不幸既死貫復理前議所以成今
日之禍也以今日既變之甚則知前日悅力排其
說其為利可勝筭邪達炎末臣僚以此上言有旨
褒贈告詞曰故承議郎陶悅 朕信賞必罰以厲
多士彰善癉惡以風四方率由陟降之公靡有幽
明之間以爾剛毅有守直諒不回頃自即曹出將
使指陳婁敬窺虜之策排王恢首旤之謀時既息
於起戈忠遂昭於寤主言非耳剝事可指陳一時
誤國之姦既莫逃於明罰九泉遺忠之士豈可後
於顯褒疏恩閔章陞華祕殿庶以伸久鬱之公議

賁不朽之餘光尚期有知歆此茂寵可持贈秘閣
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蔡攸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北征紀實曰童貫以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
日降旨十一日勅出十二日拜命攸辭免如常禮
批荅云 朕以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其統領
將佐及四路守臣監司並其門人故舊貫以昏耄
所施為謬故相與隱匿蔽不以聞致邊事機會差
失為朝廷之害莫大於此卿 朕所倚毗無出右

者所以輟卿為副實監軍爾如軍旅之事卿何預
焉只專任民事及監察貫之所為可只今授命擇
十八日出門進發

十三日庚午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奏乞應
副軍期

奏曰臣仰遵睿訓付以北事夤夕竭慮深恐不逮
上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復燕大計昨正月間女真
下中京余覩往雲中契分力枝梧女真之際我乘
機會進兵收復諸省事力既失此便已為後時臣
奉詔來北星夜倍道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陽關

整齷行軍之備即見河朔將兵驕惰不練陣敵軍
須之用百無一有如軍糧雖曰見在粗不堪食須
旋舂簸僅得其半又多在遠處將輸費力軍器甚
闕雖於太原大名開德支到封樁名件不足或不
通用至如得地版築之具并城戍守禦之物悉皆
無備蓋河朔二百年未嘗講兵一旦倉卒責備頗
艱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引兵以獻城壘又
西兵未來未敢出應到彼復疑臣雖夙夜竭力經
營漸向就集然尚慮將輸及軍須守具版築之類
備之稍緩更遷延旬日復失事機伏望指揮下河

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及催
已差下將兵星夜赴本司應期驅使疾速前去如
少敢稽緩有誤軍期並寘軍法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府分軍

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為東西路以种師
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
种師中將右軍王珪將後軍趙明揚志將選鋒軍
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
焦安節將左軍劉光國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
後軍吳子厚劉光世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童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為中軍且議進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縱之初宜有所矣貫曰今之軍事上既有成筭第藉公威名以鎮服耳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楊可世請於貫曰事起之由毫髮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卒失計我輩要領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國為重願熟計而後行貫未語和詵在坐曰公自謂有萬眾敵膽氣絕人視堂堂之

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燕薊之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蘇儻金鼓一鳴必便比肩係頸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欲扇釁敗我事耶可世默然不語貫即以詵副師道以可世為前統制下令以素車壯士馳往開諭招徠之意無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草書令歸朝官張憲趙忠諭淳禍福書曰月日太師領樞密院事克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謹致書秦晉國王閣下蓋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者可以立國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祲相與之際乃旣福

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而猶安竊惟國王之於大遼親則叔姪也義則君臣也白水之師播越蒙塵國王不能率兵赴難使之復位乃乘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西京危急亡在朝夕國王又不能遣兵命將拯人于塗炭哀此元元其將疇依夫人之心無大於此夫逆天道失人心如此其甚國王如是自視可能久乎則是燕薊雲朔名為有主其實無主也國王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余列席出之姪擾攘顛錯以至于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 皇帝惻然念之

乃命貫領衆兵百萬救燕人於水火靈旗北指漸次燕圻天地人神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水之就下霈然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國王溫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然深悉善為計者因敗以圖成轉旣以為福如能開門迎降歸朝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蹈斧鉞之患孟蜀南唐及兩浙錢王昔嘗納土並享王封傳襲至今子孫昌盛天下耳目衆所共知國王翻然入朝豈減錢王故事如其不然當議進兵國王事窮勢蹙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

則安可得當此之際雖悔何追況大遼五路所管
州城四京已為草莽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
日以仁愛為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機廟諱燕薊
一方之命其餘陰德與世无窮若國王疑遲猶豫
不斷竊恐子密竊發于便室嚴莊遽起于帳中國
王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此乎若是則國王左右
前後之人皆敵國也毋蹈前車取笑後世貫與國
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
之勿為庸人所誤亮此悃誠速希示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

御名入燕招諭

節齊自叙曰宣撫司使張憲等持書入燕燕王得
書執二人斬之知游說不行於是募某借閣門宣
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士勿
使求取珍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
人用安燕人之心三獻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
使人為念唐儉小義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盡
忠節苟利於國死無所惜時皆偉之士卒願偕行
者一十五人五月十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虜界
新城縣差到契丹漢兒官一負引伴須吏有父老
數百人填擁驛外詢使人何遽來僕遂出榜讀之

衆皆驚愕有漢兒劉宗吉者自後竊出相謂云使人今夕當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溝軍中願得勅榜副本携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願先開門以獻今夕復當密至驛中遂携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驛祇接如國信禮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今燕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三百餘騎曾歷戰陣四軍大王者奚人常統軍契丹渤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王其餘有馬軍六七百皆富豪兒郎不識戰鬪今白溝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間夜飲晝睡馬亦散放若南軍乘夜劫之但聞軍聲

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見童貫撫立少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達僕等慮久之仍作一書上童貫且以貫所贈新履一隻為信使使宗吉去明日燕京差到漢兒官牛稔充接待使達燕京門外復遣四方館使蕭興禮部郎中張乃後來據充館伴館淨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旨蕭夔都管乙信來伴食因請所持書榜云兩府官欲借看僕云宣司令見九大王親納不敢先以示人辭難久之衆持榜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中語言大段狂勃多是指斥不通

商量安敢進呈今復納回僕笑而取之謂諸人曰
貴朝不度德量力不審天時人事此何等時而較
此閑事耶蕭夔曰南朝禮義之國今不顧盟好輒
先舉兵兵貴有名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荅曰朝
廷命將出師使人不能盡知但略聞北朝累年興
兵並不相報天祚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篡
立於燕京鄰國義均兄弟今來聞天祚皇帝車駕
所在又聞已削降為湘陰王事出非常興師問罪
訪尋邊主存亡舉合禮經何謂無名夔云國不可
一日無主本朝緣天祚失道奔竄宗社顛危臣民

推戴冊立今上事與貴朝殊無干涉何在問罪況
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肅宗即位於靈武但期中
興豈不與此事體一同南朝宜念鄰國久和之義
假借兵力共除大難今乃乘釁攘奪民土豈所望
於大國哉僕曰明皇幸蜀太子監國既即位乃冊
明皇為太上皇既亂既定迎還明皇肅宗親步控
馬此則君臣父子之道盡矣貴朝初非委託自立
又貶削湘陰之號何可少望古人況假師求救當
在志誠包胥泣秦孔明趨吳皆竭誠意則鄰國不
相應耶貴朝泥於矯飾未嘗形一信使本朝雖有

哀救之心無所施設今大兵壓境止在旦夕禍福存亡貴朝君臣自裁可也諸人唯唯而退次夕云門下侍郎李處自外來未見書榜再借觀之次早姚璠來云已議定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上且委曲庶易酬答迫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南朝徒誇兵衆不思天理不順人無鬪心昨日种師道發揚可世一軍過白溝本朝小小迎擊南軍望塵退走若非惜自來和好已直入雒州矣旣一面遣使又一面進兵却容易退走是何顏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宣贊受劉宗吉之約其人已陳首即

探懷取所付書履作色云宣贊却如何歸得僕徐荅曰某之此來非尋常禮貌之使每切畏謹唯恐為兩國生事今次乃招納使人劉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軍之來初得朝旨不許殺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為貴朝軍馬襲取萬一宣司申取朝廷降一討蕩指揮少俟西兵畢集恐非燕民之福蕭夔愕然曰南朝遣宣贊來作死間耶不謂南朝弃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僕荅曰某之此來本以一已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則同生不悟則同死也又豈以徒歸為志且兵家用間最為下策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用間以傾敗或
 彼強我弱或彼我勢均固有用間以離析其勢者
 如日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否百
 分有一否千萬分中有一否若非願自來鄰國契
 好即分兵數項整陣齊入不識貴朝何以禦之何
 在使人矯陳禍福為死間耶夔等唯唯而去曰少
 間折津府自有行遣折津府在燕京如僕因相送
 且笑謂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
 燕人盡成血肉則甚幸自是館伴者凡三日不至
 二十六日晚忽蕭奧張覺押贐路錦綺衣襖并從

人銀絹等物來云來日發宣贊回程僕辭以未見
 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受贐奧云李門下傳聖
 旨有故事支賜請留李門下者處温也初欲而差
 秘書王介儒都官王仲孫賁回書同往雒州宣撫
 司封氏編年曰馬御名見燕王王俾譯者責馬云
 兩朝講好百有餘年忽爾踰盟以兵臨境爭不畏
 天自古違誓國祚不長馬荅如見姚璠等說及
 上勅與檄書呈燕王令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聽
 勅既至庭中具香案拜褥夔云請舍人朝拜馬云
 適已見畢何云朝拜是何禮也夔云舍人勿怒於

是有張畫二軸一云 大宋膺符稽古成功諱德

文明武定章聖孝元皇帝一云 大宋體天法道

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孝明皇帝馬既見帝銜

知是 真宗 仁宗御容即朝拜捻香禮畢真宗御容

昔至和初北朝昭聖初令使先賫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因請御容朝送許之遂繪使面

仁宗御容昔嘉祐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來

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

上曰朕待虜甚厚必無是理遣御史中丞張昇送

之虜主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再拜退而謂左

右曰在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

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而

已其畏服遂此所有帝銜求得夔令譯者讀兩朝

中國謚號遂塗金字書于像傍夔令譯者讀兩朝

警書曰維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

章聖皇帝謹致書于弟大遼皇帝闕下有云共遵

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備軍旅之費每歲以

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任北朝

令三司差人般送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邊界

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

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繹搔所見兩邊城池

並各依舊存守洵壕諱御葺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

隍開拓河道誓書之外必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
悠久自此保安黎庶鎮守封陞質于天地神祇告
于宗廟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

昭昭天鑒其當殛之北朝紹聖皇帝答書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嗚呼此盟可改後世何述云云又讀仁宗皇帝誓書曰竊以兩朝修睦三祀于茲邊鄙用寧干戈是偃近懷先誓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御名好如故關南十縣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別納金繒之儀用代賦歛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并前銀絹般至雄州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以後各不得添展其見在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

兵夫立便修壘踈導外非時霖潦大段漳溢並不
在關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諸色人並依先朝誓
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
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存大體無介小嫌且
夫且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闕一罔以守國皇天
厚地實聞此言其盟文藏之宗廟付在有司依景
德年中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御名是盟苟或食
言有如前誓專奉書咨聞不宣讀訖夔請馬上廳
茶罷謂馬曰舍人適聞兩朝誓書豈不懷於心乎
南朝君臣忍違此約馬曰前日已嘗面聞諸公朝

廷雖知有此盟所以起兵者只為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宜問罪所舉豈無名也夔曰舍人之言雖稍有理然終違誓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處溫等看南朝皇帝敕榜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尚在大金方熾大宋興兵意欲歸順未敢形言故云南朝救榜事當如何然而處溫素與趙良嗣善在天祚時二人知其國祚將危共議欲歸南朝遂為莫逆友密於北極廟捨香瀝酒為誓後知良嗣南奔朝廷命以直閣待遇禮厚亦欲南奔值天祚奔竄乃建立燕王為天錫皇帝既有推戴

之功遂已其約至是知童貫大兵壓境猶豫未決天錫既問亦未敢令天錫南歸懼衆不協從奏云此乃軍國大事臣雖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自處即容與大臣共議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智獨斷令臣等參議天錫恐天祚復來又畏大金乃召李處溫等面議云朕以眇躬荷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與卿等永保宗廟女真人騎復據西京未聞歸國今者大宋重兵臨境與大金夾攻朕觀人事天時不敢當寶位欲稱藩南朝與卿等同保血屬未審如何言畢嗚咽流涕處溫亦為之下淚

於是議遣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

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實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
解愁封書寄與泪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脩
途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身非帷幄若爲籌緇
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達上聽讀之
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

吳曾漫錄曰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年^本出於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為是詩也蓋欲為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軍討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為乃推行元長之

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為他日張本耳終之既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北征紀實曰是歲夏四月十五日童貫始以河北河東燕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人駭異甚出門而牙旗竿折至五月十八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

為執旗兵逃去而二認旗遂皆失之識者以為不祥又出師後夏五月以戊寅己卯庚辰連數夕有大流星若盂椀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津河鼓等越天漢牛斗間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足練每夕自初夜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踈至是十餘夕猶或南流不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寶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又方用兵雒州地震已而雒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銀合置于城北樓真武廟明日啓合視之龜蛇皆死矣

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牛欄監軍蕭遏魯副之領奚契丹騎二千人屯涿州新城縣

馬御名之說燕王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既議遣使隨以兵屯新城

金國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來議軍事先是金人緣朝廷遣曷魯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故未嘗先報軍期遣其弟故論相國勃極列及小國王等軍破中京取雲中退屯于白水泊阿骨打親領兵數萬來會又聞童貫舉三路大兵屯邊

阿骨打與群酋議以不報軍期其曲在彼深恐朝
廷徑取燕地入界守關不得歲幣遂遣徒姑旦烏
歇高慶裔充通議使乘舡至登州來朝且自臨軍
乘機措畫

金人國書

五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因旋
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剋期之約方
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
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西京就便計
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舡上等候見勝捷即

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到中京委諭款降
不為依應即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
相因尤効以謂雖已示威本奉吊伐若便攻拔慮
益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
昏主無何潛覺脫身亟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
武臣僚續往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
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款附後有西京德州兩
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令既陳無由
可違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兵衆約餘五萬縱徒
逆戰殺俘迨盡後知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

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
好鞬鞞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王
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
有朝旨即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為親幸以快
輿情由是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
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陲慮
昏主逃入貴界曾牒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
又不為夾攻及無本會至始難見自來計議事理
的實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
炎在候順迓天休今差李董烏歇高慶裔等充通

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具諸
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押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為大石林
牙掩敗于蘭溝甸

師道裨將楊可世聞燕人久欲內附若王師入境
必單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數千直欲取之至蘭
溝甸為大石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淳益師三萬餘
人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初貫至高陽召
知雄州和詵詢利害詵深言師出無名今宣撫司
既至勢不可已乞且按兵觀釁仍戒嚴帥臣毋得

妄行引惹張皇生事貫乃降旗榜稱奉聖旨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而為之如
敢殺一人一騎並從軍法又造白心旗欲給向化
之人命詵兼統制副种師道

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為大石林牙蕭幹掩擊
不戰而還

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道
節制諸軍如貫素約指揮諸將曰燕吾民也苟王
師力能接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為備必有內變切
不可殺一人爾等為我約兵卒遵依聖旨及宣撫

司約束諸將既行楊可世即遣驍將趙明持黃榜
旗往拊之比明賊已對壘矣明據橋陳其旣福或
有欲榜幟者亟欲與之大石林牙看訖毀徹罵曰
無多言有死而已語未竟矢石如雨我軍不為備
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曰兵刃旣接安能束手就
死戰將有功諸將又曰若兵不血刃使和詵坐受
其賞則我輩何故為來可世勸所部將士臨河分
遣趙明麾衆擊賊契丹隔水揚旗指西騎卒隨指
而西可世謂諸將曰下流必有可涉處須分兵據
之會師道遣涇原將趙德來援遂呼曰急前德未

及往賊已渡水馳驚德老将識利病亟避之可世
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輒北何以報國恩即捨河橋
親往戰焉賊分左右翼圍之趙明兵孤亦摧可世
中鐵蒺藜箭及骨血流滿靴怒髮列眦鞬臂以捍
口御鞚墮兩齒曾復中流矢亦手殺數十人得免
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屬四撾將列聲金鼓賊惕惕
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即引衆而來我軍
堅壁不能逞而還翌日西路辛興宗駐軍范村賊
將蕭幹登孤山張蓋據胡床以覘我軍須臾引去
良久賈兵來戰前軍將王淵劉光遠翟進降將趙
詡各勒所部兵接戰賊大奮力圍諸將於山下淵
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興宗遣中部將楊可世援
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賊遂退和詵勸
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宣撫司
出旗榜本意師道以可世貫之愛將詵謂此何異
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後且使虜人知朝
廷無意用兵師道竟不從兵孥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書郎王介儒都官負外郎王

仲孫賈書同馬

御名來雄州宣撫司

先是童貫遣張憲趙忠賈書遺燕王燕王斬之又

法東新舍
令趙詡差使臣譚九殿直等數人說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宣撫司知游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募馬以往馬有膽氣口辯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儒來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為掩擊童貫劾奏師道責官致仕

种師道既知辛興宗兵亦挫心頗猶豫又受宣撫司牒令與諸將議乃請說可世等共議云宣司令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即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師去力不濟聞辛興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圖

不若回兵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說以謂彼此初無戰意惟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結不解今虜才對壘而我遽歸自示以弱而彼乘勢襲逐事且不測師道令說作議狀稟宣撫使初朝廷從附會之詞謂一舉可以下望不及此而師道與宗皆表以賊勢貫大撓命兩道皆解嚴令至可世謂師道曰賊方陸梁未可以指屈今知我有還意無功而歸氣沮疲乏必襲吾後曛晚發輜重半夜進軍使銳兵馬殿北賊覺我已歸矣師道不聽明旦聲金鼓班師賊知用輕騎尾擊我至古城鏖戰賊五

軍亂師道幾不免俯逮雄州賊兵大至宣撫下令
止軍不得入城中外號呼門不能閉可世與壻馬
彥博大將楊惟忠邀戰於城下貫遣辛企宗永宗
領勝捷兵援之時天黑暗北風大雨震雹大如拳
椀我軍不能視敵自午至申風雨愈急師道遽呼
馬與監軍崔詩聯騎而奔契丹遽以敗盟詬我追
至古城南我師望南而潰虜人亦遽北自雄州之
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間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
帶死尸相枕藉不可勝計先是旣以招撫為名貫
下令軍中不許妄殺人及虜騎犯我師皆不敢施

放旣不聽其殺戮故雖諸將亦憤然於是貫以契
丹尚盛未可圖奏劾种師道天姿好殺臨陣肩輿
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侯
益訶探不實妄請興師詔种師道押赴樞密院責
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詵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
侯益知濠州种師道責官謝表曰領奉告命責
臣右衛將軍致仕者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
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已託危涕洟零
中謝伏念臣四海名家南山舊族讀皂囊之遺策
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

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為
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以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
奉萬全之筭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
而臣昏昧乘時非才應變筋力疲於衰殘之後聰
明耗於昏瞶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責
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於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
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已毫之刑俾上節麾亟歸
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睿知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制服夷
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

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
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濯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
既已乖於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康隨
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一日保靜公自涇原帥
被旨差充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從本
司之河北招納北人蓋從河北沿路宣司申請也
宣司時已離都下公上章乞過闕日面對未上達
間有旨促公便道趨本司公到高陽見宣撫使童
貫極言其不可其略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
招納事安可輕舉童公曰已得聖訓不得擅殺北

人王師過界河即簞食壺漿來迎持籍公威名以治衆耳廟議已定安可改易乃大書聖訓於黃旗植立軍中以警師且督公行五月二十二日前軍過界河已有北人迎敵既不敢與之交兵姑避其銳而已統制官楊可世與麾下將佐數人士卒被傷者甚多遂那軍復回界河之南濱河駐兵北人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日隔河問我師出之名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申北人申陳乞事以荅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如雨以射我衆公翌日乃遣康隨詣宣撫司告以北人之語且稟進退之命

移兵暫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城下屬大風雨兵矢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至晚宣司令營寨于雄州外城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邸報有此謝表公關陝名賢之後筮仕五十年間提兵所向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因傳錄于瓦橋州宇之西齋他日關中親舊間或有見問者當以示之釋味表詞可以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隨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二日己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決先敗盟

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略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

逐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 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御名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寔亦恃此以為長城 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寔府庫克黷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 祖宗興王

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 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寔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寔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乂屯塞上倉廩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

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 陛下德音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姦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覲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 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 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

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寔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 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 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寢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 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鬪犒賞之費歲幾

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鬪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鬪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寔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為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覲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已窘蹙願與

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狠善戰鬪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可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

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揀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

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陛下出疆說諭虜人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際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群寇妄託北朝驚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

陛下真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
畝寔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
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踈遠微賤輒以狂瞽冒
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
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
之志深也况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
豈無一得之長願 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
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下馱之高燭火之光尚可
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
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

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
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持轉一官臣每以
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今者伏覩奸賊敢爾欺君義
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芻蕘萬一臣言
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
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此虜聞之恩歸
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
鑊亦臣之所甘也惟 陛下擇而處之書奏枷項
編管連州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
師旣行即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

皆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

六日癸巳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

茆齋自叙曰二十七日同王介儒來起宿涿州次見走馬者數輩皆奪到南軍鎗鞍馬者又有兵卒往來介儒云兩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今一旦見此凶危之事寧不惻愴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僕答曰興廢殆非人力今者女真逼燕

燕人如在鼎鑊皇帝念故疆舊民不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救若論父子之情誰本為的父耶知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介儒笑而不荅食時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溝令勒留南使是夕宿外驛介儒云恐見四軍更在婉順此行危險不易至此無犯虎狼之怒則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能止女真侵軼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及理某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計哉僕竊料四軍以昨日王師小衄故有留使人之意密使人訪之昨日之戰王師北

來耶唯復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師乘隙攻掠僕
曰留滯一日耳無害也四軍令大石林牙來相見
云南北通好百年何為舉兵侵奪地土僕荅曰朝
廷緣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溫言荅
之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據山後如南
朝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
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謂夏國累次上表欲興兵夾
攻南朝本朝每將章表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義
聽用間諜貴朝纔得女真一言即便舉兵僕荅夏
國雖累形不遜之言然數十年間何嘗侵得南朝

寸地女真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唯救應燕地亦
欲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為使人何得為劉宗吉
結約僕云貴朝諸公深曾理論願乃招納使耳林
牙云以兩國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罷可行為傳語
童貫欲和則仍舊和不欲和請出兵見陣僕歸過
白溝至种師道營僕獨扣轅門有統制官楊惟忠
來迎入見師道略語燕中事僕因語种曰凡軍必
居高陽以利戰道今公營東西北皆逼林木恐賊
乘風聲而來兼白晝眺望亦費目力盍少遷之既
而師道果移營介儒行問曰軍南遷何也僕始曰

此更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驛僕見童貫幕府官屬環擁於後貫詢燕中事宜僕具以所聞於劉宗吉者對幕屬往往頓足抵掌切齒而怒蓋諸公方以契丹為復盛如僕所言直易耳又當時种師道楊可世皆失利於白溝方奏削雄州帥和訛高陽關路帥侯益以為探報不實故惡僕直言燕中之虛機宜王麟者厲聲言馬某可斬貫因麾幕屬退獨謂僕曰事尚在但勿與諸人言僕趨出幕府諸公遮路交口誚責賈評曰吾曹不合不預教之爾僕曰國家乘時復燕要在因險固而用燕人永為

北塞藩籬方燕人離心日思南歸而燕之精銳不滿千騎耶律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後事勢逼感實見如此所以對太師盡言之不曉諸公惡言此何也且僕捐親愛入不測之虜實以國家存亡安危所繫又肯從諸公教語不對以實致誤軍國大事乎衆甚不樂時宣司議令种師道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邇退必掩襲宣司遣參謀劉鞅往諭之師道復不從已退果為燕兵所襲傷折甚衆軍既入雄州皆上城介儒望見問之僕給曰此陝西六路軍馬方到耳宣司委劉鞅

法苑珠林
賈評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携金玉茶具往
驛中說話賓主皆談舊好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
舊但未得報介儒云燕人久屬大遼各安鄉土貴
朝以兵撓之決皆死戰於兩地生靈非便仲孫云
諺語有之一馬不韜二鞍一女不嫁二夫為人臣
豈事二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僕荅曰燕人先
嫁契丹今恐復嫁女真耳二人相顧大笑居二日
以客禮見童貫畢作報書以鐵騎送介儒等歸
蔡攸至堆州

北征紀實曰童貫敗河朔之民故謂貫反及攸至
皆沿路載斗焚香或以手掬香熾之且白其事而
攸本與貫表裏不能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詔班師

宣撫司奏到 上聞之亦懼詔班師令諸將分屯
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溫使為內應

馬

御名

既歸童貫問契丹家誰為首台馬云李處溫

良嗣不覺喜形於色貫召良嗣問良嗣對曰良嗣
舊在大遼與處溫結莫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
欲與良嗣同約南奔嘗於北極廟拈香為盟欲共
圖滅契丹今良嗣南歸北極廟中之約必不虛設

若良嗣書到必以內應貫即令良嗣以書約之募
謀者投書得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
契丹轉禍為福往年瀝酒北極廟歸朝滅遼之言
後處溫等令子奭以帛書來荅大率言伺隙密遣
人速報相應之意欲俟王師逼燕為內應

趙良嗣與李處溫書曰竊以天馱契丹自取顛覆
兵連禍結彌歷歲時舊君未還新主孤立擾攘之
餘仰惟勞止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惟眷聚上下
均福頃年台旆自中朝使還植與奭相迎於良鄉
之驛舍具道朝廷禮樂文物之盛痛憤北戎腥羶

殘酷之弊至扼腕太息既又執手于中京景昌門
外之邸中極言戎狄所以將亡之狀議既決乃使
不肖先歸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汨汨許時未克厥
志上方稽天之數察時之變至于今日然後不肖
言行而計從閣下聞之必已大喜自古戎狄之興
未有若女真如此之速遼東遼西已為奄有前年
取上京今年至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所在
肝腦塗地腥聞于天山西良民所遭如此豈不痛
心疾首耶尚慮女真乘已勝之勢下居庸之孤城
為之柰何我燕之人必引領南下已有來蘇之望

上欲拯民于水火乃遣太師楚國公領重兵百萬
將次于境上伐罪吊民霈如時雨已號令八路將
帥以至于小校毋得毒良民應天意順人心諱幽
薊安生聚此其大略也如或昏迷不恭邦有常憲
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真之侵疆且
慮舊君之復至軍兵日益困賦役日益重此正契
丹運盡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何以為謀契丹五
京已亡者四區區弱燕豈能孤立閣下與諸廟堂
大臣豈不共知耶善為契丹之計者莫若勸誘新
君以全燕之地來獻于朝廷以安元元以保骨肉

策之上也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之人不明于
禍福請閣下密結豪傑拘囚首虜壺漿箠食開門
迎降使閣下世享富貴長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
策之次也閣下父子有志于此適丁斯時千載一
逢莫知今日時哉時哉不可失也已奉勅旨如以
其舊官來降者即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別加厚賞
以次者事畢日任便復業恐閣下欲知之毋或遷
延自速傾覆禍福逆順指日可待願俟來報以慰
我思又與李奭劉範馬柔吉等書云頃年瀝酒于
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願

今幸朝廷遣大臣領兵百萬將次于近境足下速集義士開門迎降如能拘執虜酋可以變禍為福虜中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禱我全燕人以歸中國則是足下陰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富貴矣勉旃旃人回希來諭處温令李奭回書云頃自白霄拜別時絕音耗耳可得聞目不得視至於飲讌談笑未思而念之奭與待制數嘗發言滅虜為誓近歲間內外相凌盜賊竟起雖分五路已陷四京然有幽燕孤危將亡甚於累卵無計解其紛難也蓋曆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樞廷頓變白首夙夜不

遑懷履薄臨深之懼東虜近日復有深入慮遭族

誅之難不思往者之非惟念今日之咎愚聞

廟密

然後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未有所行先形于

外若議興行深宜必速願救燕鄉無告之民戎酋

成立全是相公與北樞蕭公李密學處能奭等同

立新分付得軍兵事與南北面同問當兼處分速

集義士今月二日奭自狀自備三千甲馬武勇人

準備防托女真南來已準奏行近戎主助添招軍

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甫少卿累次

於奭處有言亦有向化心待與奭耶律策高颺馬

諤等同志彭城範與韓僅山西路押軍近日並無
文解來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與管分
付到相公似有風聞此事待方便呈將來書示比
遂趨參善保台嚴謹持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
少卿知隨駕翰林醫官院使兼同廟諱當在京軍兵
李奭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
宣政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
二十三日己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

燕王自馬名御之歸又聞天祚之信憂懼成疾是夜

疾篤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

太后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

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於智取

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於盜竊故秦晉

國王耶淳九族之內推為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
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降
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無負於爾比
因寇亂遂肆窺覷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稔子帶
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
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乘輿偽造符寶輕發文字
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為翊戴之臣以佞媚狙詐
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台階刑獄濫寃紀綱
紊亂恣從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於塗炭天
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

絕嗣覆家人鬼所讎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令擅
見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偽命其逆臣處溫父子同
恣貪婪殺戮無辜助為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崩分
狼狽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必在行假其餘
生庸示寬大據耶律淳大為不道棄義背恩獲戾
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
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
別無闕礙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
仰觀天意俯徇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
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為臣子者可不諱歟

初燕王卧病于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泌等
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温托
故歸私弟欲閉契丹于門外然後乞王師為聲援
契丹知遂不果後永休縣進納人傳導說隨藥師
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温父子嘗遣易州富戶趙履
仁劉耀賫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
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克宣撫司准備
差使蕭后引問處温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
處温賜自盡子奭陵逢處斬籍其家貲得見錢七
萬餘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為宰相數月之間四方

賄賂公行初處温父子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
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
遣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內應一南結
童貫願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蓋所以宛轉
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害朝廷撫定燕山府追
封處温為廣陽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
為廟

北征紀實曰李處温者遼國故相李儼之子也嘗
諫天祚以國危使奉中國不納及九大王立以推
立功而相之與四軍大王者對主國柄後又輔蕭

后說蕭后歸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帥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而二帥失信不能周旋於其間事洩處溫為四軍所殺而抗王師矣虜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故地也是以不戰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國之意期於必滅之而後已是以虜人後復說女真犯中原傾我根本皆以復讎也中國失之甚者尤在於是

又曰遼既無主群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號天錫皇帝遂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適乃中

國犯盟不唯我師不堪戰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我又不直是以破貫如拉朽然及敗聞群小大沮二帥議退師上意亦欲且罷將復與九大王約舊好獨王黼力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姦因從經撫房降御筆飭二帥曰狗性從頭殺便畏走會九大王者適病死而遼人奉其妃號蕭后為主故遼勢更熾於是再出師矣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興師

童貫蔡攸自瓦橋關莫州回河間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

願歸土朝廷為言朝廷猶豫未決間太宰王黼欲
功高蔡京力主再興師議手詔優允於是悉諸道
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詔貫攸母歸異議者斬
於是伐燕之議成矣

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
都統制進兵

封氏編年曰朝廷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
劉延慶代种師道為都統制耀州觀察使劉光世
代辛興宗同州觀察使河灌為副統制又分廣信
兵駐安肅遣張思政權領賜延慶旌幢七寶金槍

御袍束帶以寵其行議兩道進兵延慶復營古城
光遠灌駐兵廣信此時契丹以連月塞上無警留
兵新城主將四軍大王蕭幹太師大石林牙以燕
王淳病死次並入燕結謀策立蕭后不暇來白溝
延慶瞰亡數遣將鄭建雄李紹等渡河侵掠俘獲
甚衆而牛欄監軍領本族契丹會鄉壯丁出沒於
廣信界光世出兵迎戰其將真景趙明任明等首
摧賊鋒萬計貫表其功擢光世威武軍承宣使寵
錫甚渥俄詔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復赴朔方宣司
聽候差使貫令守安肅軍時漢燕良民轉為憂苦

嘗思南歸未有以發因光世兵至往往來降

宇文虛中劄子論收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二百年強國方其盛時自處尊行僭中國之名號指歲賜為獻納招隳附屬力制方夏今來遵奉睿筭按兵臨邊曾未半年戎虜震懷亟而遣使人祈哀請命其言遜順至有難循舊制惟命是從之語蓋自三代以來推強敵為附藩未有速於今日者今欲盡復燕或使納土臨以大兵假以歲月固亦可致但天生夷狄不可盡滅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具合計議事如後伏乞朝廷集議詳

酌施行一兵有勝負乃古今常理若十萬全軍出

塞攻取涿易未拔或雖得涿易而守備未

諱廟人心

未固聚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

拔後無援軍糧道不繼利害如何一今來貢人竭

國點集次第甚大若以此兵送舊虜酋自西而來

我軍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一

女真兵馬見在中京我軍十萬必未能圍合燕城

女真守約不遣助兵入關其利害如何一若我兵

未能下燕女真入關一舉而拔掠為空城以地歸

我不惟繕守費力又恐為夷所輕其利害如何一

契丹昨來遣使女真願為負庸女真不納求附朝
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真愛中國避強悍歸仁義今
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為存亡繼絕之
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為女真所拒南為中國所
弃收拾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地割地以
為約續糧以遇兵不惟王師入燕為所牽制亦恐
他日西北邊事未有寧息之日一若大軍取燕不
得之後却與開納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
兵其恩威兩全利害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
州五關三十餘縣又逐旋築寨建堡營置守備人

兵糧草調發措置何所從出一女真兵馬或為夏
國勁兵所挫或以久客遠征一旦歸國我未得燕
或得燕而守備未固與女真大兵聲勢相遠其利
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胡虜雜類依附旁近險阻
或通款舊酋或別立酋長西兵不可久戍北兵不
可倚仗永遠警備利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
舊酋不能入燕不得志而歸蓄怒乘虛却於陝西
河東出沒牽制作過其利害如何竊謂今日為國
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
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過於昨來與契丹通

好時方為穩便若兵連不解征伐防托或滅虜之
後調發勞費太過於未用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
九月三日己未烏歇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
使起居郎擅倬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
荆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錄曰烏歇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
計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
使副之類童師禮傳聖旨令臣良嗣諭與使副貴
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
元未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

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
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荅云來時聽得契
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
兼沙漠之間係是韃靼古子地分此兩國君長
並已降拜了本國待走那裏去國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癸卯引烏歇高慶裔見于崇政殿

烏歇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來時大金皇帝傳
語 大宋皇帝為契丹昏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
遼國大獲勝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人等稟議
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

所有回荅國事待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契丹
昏主尚在沙漠早捉拏了甚好有計議等事可詣
宰臣王黼賜第商量 上待烏歇等厚甚屢差貴
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
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藥園宮無所不至禮過契
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雖外為恭
順稱恩頌德不絕詞而稍稍較求故例無虛日如
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儀
未定請姑俟他日况契丹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慶
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為

據朝廷不得已皆從之乃賜金線袍段與夏國錦
褐皆辭而不受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等
庭趨訖升堂講賓之禮而授回書

汪藻謀夏錄曰烏歇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
是四軍領兵為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
早擒之為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夔離不耳汝何人
敢爾哉回本國當奏陳時朝廷屢以勝契丹欺虜
人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仗虜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
撫司約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侗共議云天
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
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
旨吊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
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
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侗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
宣司贊具說漢人朝暮延頸鶴望日俟天兵欲歸
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
寧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
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
日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歇等入辭于崇政殿差趙良嗣充奉
使大金國國書使兼送伴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
政充同送伴閣門宣贊舍人馬御名充國信副使

烏歇等辭 上令童師禮傳旨契丹昏主尚在沙
漠早捉拏了當為彼此之利今來國書事目並係

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

朝廷國書

書云使航存至聘禮增華載惟脩睦之勤益總締
交之厚且承親臨軍旅遠撫封陞用申吊伐之仁
以訖威懷之略逖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
西京即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兩路累
敗契丹俘馘甚衆軍聲蚤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
及夾攻等事並如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
并馬政所賚事錄大信既定義無改更其餘具如
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御守信約來應師期

共成取亂之圖永洽善鄰之契候當秋凜順保天
和今差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國信
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

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并令馬政
賚執事錄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
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媯儒武寰等州舊漢
地漢民內幽州係今契丹所稱燕京其餘州縣有
契丹廢併及改正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畫定
封疆一自聞舉兵到西京即遣太師童貫等領兵

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曾深入緣契丹日近犯邊若因追襲乘勝盡收燕地即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即合依元約夾攻所謂夾攻者係本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燕京畢日彼此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德軍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國兵馬及勾取朔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衛欲禦敵金國燕京見般送

銀絹赴舊主處賞設夏國來人兵其舊主若不勦除於金國終為後患一夏國素務矯詐昨聞嘗遣使詣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國甚切及勾集重兵偕與契丹聞累與金國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蕭河清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常作隄虞必為金國深患其詆毀文字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國軍前都元帥府牒內一節稱燕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三國其間將欲如何又牒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

約施行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為牛欄軍所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遣莫景趙明程進為選鋒光世楊惟中為中部張思政為殿軍次白溝牛欄賊千餘從古城出與選鋒人接戰初我軍以為易州來納款不為之備偶爾遽戰為賊所乘中部與殿後皆不得前前軍轉戰至古峯臺西復挫劔易州城內望風以為王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乘淵密為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契丹或告

南軍不勝鳳與乘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且可閉城固守以待王師日晚牛欄賊至易州知高鳳內變以為王師詐敗別有措畫急反北奔鳳再遣人來宣撫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勦絕牛欄兵騎亦已北奔乞遣人兵前來

二十三日己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

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餘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有道則缺一民非后何戴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百姓係心素積北夷之怨一時翹喜咸歸中國之明臣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官員僧道軍吏百姓等奮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屬僉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錄曰表云藥師言伏聞蕃漢之人實為異類羊狼之件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一昨天祚皇帝怠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捷之地五都有板蕩之

危雖宣宗嗣圖旋致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為戎首竊稔奸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怨撫乃以讎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和四年

九月十日遼國常都管押諸衛上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於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遛不進賊平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唱率怨軍作亂余都副統兵討之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內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招安蕭幹奏留二千人為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藥師年少壯兒不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衆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薦授

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偽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而藥師以為圖己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說趙瑄韓壁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宴款密且以歷數符讖說其歸漢四軍怒曰吾薦已於朝授此官職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為幹必從請又嘗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怒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啓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

內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吊民伐
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此勇男子取金
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祿邀我輩僕項強
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衆當如何萬口喧呼無
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
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土民奉表來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
二十日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遼人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
議曰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今又易州高鳳涿州
郭藥師歸宋國步艱難宗社將傾今欲與卿等議
其去就兩國孰可倚者苟可托國吾即從之納款
臣屬亦無限也若使天錫有嗣斷不干預只今事

議去就或謂金人方強宜附大宋百年信誓可依
后曰二說皆可取遂遣永昌使蕭容乾交閣待制
韓昉使本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尚書都官
員外郎張僅使金國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繫
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燭火以猶飛方天下之
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妾
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
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孰謂天心改卜國步
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

致淪殂爰屬惇嫠俾續禴祀常欲引干戈而自衛
與社稷以皆亡伏念生靈重罹塗炭與其蹈執迷
之咎曷若為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
兆人為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怒以訓時必將拯
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欵之誠庶保
餘年猶荷永綏之惠今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
直學士韓昉等詣闕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德興元年九月十日遼國
太后臣妾蕭氏上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司檄令應易州即遣別將馮宣慶以精騎五百夜趨易州僧明贊遠迓王師具言已占據易州訖高鳳與宣慶等共守回申都統司二十六日童貫移檄楊可世與劉光世合軍兵共撫易州下涑水扶溝赴涿州與大軍會稟延慶節制且戒體國輯睦無得以私害公延慶可世有素隙忌媚略同可世部安肅兵駐軍孤山與光世合發檄書復又位爭高下氣相尚不伏叱咄軍中譎張有異論叅謀宇文虛中與監軍鄧珪平之命分營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統

何灌日中持使節至易州城外太師高鳳少卿王侗領軍民僧道萬人莫不感悅羅鼓香花迎勞王師是日入城撫定官民閱封府庫

封氏編年曰西路統制劉光世與契丹迎戰于易州之南古燕城光世稍却易州人趙秉淵殺城中契丹瘦軍州人大悅於是遣人迎王師納款衛尉少卿王侗以城降

涿易兩州皆下百官詣紫宸殿稱賀拜郭藥師等官有差

郭藥師恩州觀察使依舊知涿州軍州事張令徽

左武大夫洮州防禦使劉舜臣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甄五臣武翼大夫懷州刺史趙鶴壽右武大夫御州刺史龔詵趙拱韓璧並朝請朝散大夫直祕閣餘將校各有差令趙鶴壽賫告勅并犒物曰令於十月一日與藥師等來易州與大兵會燕京所管三十餘處連鄉兵五十餘萬悉應王師以常勝軍八千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前軍為鄉導仍自涿州屯泊于雄州郭藥師者渤海之鐵州人也善戰虜以為裨將領常勝軍常勝軍本謂之怨軍遼人始以征伐女真

為女真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女真故謂之怨軍然怨軍初未嘗報怨每女真兵入則怨軍從以為亂女真退則因而復服常以為苦天祚與群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其中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屢以勝我又九大王死蕭后藥師知燕中勢將亡遂決策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然虜中號健鬪者也其副曰張令徽其下又有四將號威官每威五百人則常勝軍本二千人本朝收復之後因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號五萬實

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

是日郭藥師等以素騎來易州參副都統何灌搞勞訖俾赴宣撫司公參

趙良嗣與烏歇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博度黃河過邢洺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與阿骨打已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于五國崖亟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于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偽駙馬蕭規天祚引

數騎脫身遁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寧朮割婁宿孛堇統軍七千與夏人逆戰于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漲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散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銳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傍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寧朮割婁宿孛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于朝廷

茹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廷慶都統陝西大兵力謀復燕僕時隨宣司在

河間竊聞近慶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真
 軍馬先入居庸關收下燕京然後多以歲幣贖之
 此為萬全僕以謂若使女真入關必復輕侮中國
 為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遂條論利害上宣司言
 不使女真入關其利有五使之入關其害有七九
 月尚書省經撫房劄子王黼當筆將樞密院應干
密院不得預差馬御名充奉使大金國使副使前
 去濟南府已來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取登州海
 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國通議使副金人緣
迪鳥之回疑我有謀又自以已不報師期一面進
兵取大遼中京據山後地土聞南朝委童貫舉三

路大兵趨燕地遂遣徒姑旦鳥歇高慶也至青州承
 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骨打已到奉聖州府在雲中
乃改唐新州契仰趙良嗣馬名御送伴使人取代州路
 過界前去奉使阿骨打蓋聞我軍入燕境已數交
親來以僕因詢良嗣今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議何
 事良嗣出國書副本及御筆事目云若本朝馬軍
 乘勝已入燕京更不請大金人馬過關如或未會
 即請大金軍馬進於燕城之北本朝軍馬進於燕
 城之南依元約夾攻之僕抵掌大驚謂良嗣曰金
 人方自以不報師恐王師定燕之後守把關口彼

不得歲入金幣故遣使通議一則接續和議以邀
歲幣二則使來窺我動作趨向幸而彼未知吾種
師道揚可世白溝小衄童宣撫氣沮而退在我則
當領彼來和之意固執前約姑與之言曰南朝自
聞貴朝舉兵便發大兵相應夾攻蓋昨來送曷嘗
等還乃所以待回舡來報師期不敢疑貴朝爽約
但只猜度恐舟舡海中阻風或別失誤故不待報
來逐急舉兵於元約夾攻之說彼此別無違處既
以此意答之仍亦依此作國書須一面催督宣司
進兵尅期下燕以振中國之威平燕而和女真用

絕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盡露腹心
傾身倚以為助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關如此則大
事去矣日後窺肆侵凌之患其禍豈易量耶良嗣
愕然曰今宣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之力
取之後以金帛誘之何以得燕某曰龍圖既知我
軍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與女真使自取之
急修我邊備守白溝舊界保吾故疆豈可含餽苟
目前小利不防遠久之患愛指失掌此某不敢預
也是時某父亦同行遂以與良嗣辨論事白父謂
某曰與夷狄共事當先立威以震服之於後可保

無患今宣司已退沮又豈可以我之腹心盡露與
外夷兼女真豈可以親結之手既如此論議後必
誤國汝宜速奏論之若不從即乞罷無阿隨誤大
計僕於是密畫利害論女真不可使入關要當進
兵先取燕京則金人自服邊境可定乞罷臣使事
自將步騎萬人趨不虞之地入燕平定五關以杜
女真窺覘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師等至宣撫司

郭藥師是日至宣司公參待罪云藥師僻遠燕人
猥守一郡久伏堯化歸向莫緣近聆王師已屆疆

場謹率同屬請命於宣司童貫令僚佐撫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為燕山府

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邵公奭於燕以燕然
山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元年
改幽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節度使燕京改為燕
山府

八日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
趨涿易路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

蕭容韓昉至雄州童貫蔡攸以軍禮見之貫攸以

其所上表不納土止納款稱臣麾而去之斥容昉
曰非納土不受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虜種類雜
未易圖朝廷當思兩全無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隣
舍朝廷感踏了不知彼惡隣舍也必悔之貫以蕭
后表即日飛奏留蕭容韓昉於雄州令管待別聽
朝廷指揮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

山前九屬縣下項燕山府一十三縣析津宛平都
市昌平良鄉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灤陰涿州
四縣范陽歸義周安新城檀州二縣密雲行唐平

州三縣盧龍石城馬城易州三縣易水陝容城營
州一縣柳州順州一縣懷柔蘇州三縣漁陽三河
玉田景州城縣賜名威塞盧龍縣賜名盧城石城
縣賜名臨州除燕山府已賜名外涿州賜名涿水
郡威行軍節度使檀州賜名橫山郡鎮海軍節度
平州賜名海陽郡撫寧軍節度易州賜名遂武郡
防禦營州賜名平盧郡防禦順州賜名順興郡團
練薊州賜名廣川郡團練景州賜名灤川郡軍事
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
上御紫宸殿受賀太宰王黼等率百官奉表稱賀

表曰制軍命將用伸中夏之威取亂侮亡遂復全
燕之地盛超振古喜溢縣區臣聞舜肇十二州始
別冀都之壤周建八百國首䟽召爽之封當天津
折木之交實上谷廣陽之勝形勢有金湯之險膏
腴號陸海之饒石晉不綱羯胡匪茹盜藩垣以為
虵豕之窟汚木冠而陷犬羊之群民胥怨咨天乃
震怒 藝祖立極思與物而更新 文考御邦益
留神而經始於昭熙旦丕顯燕謀帝命式于九圍
無遠弗届王者大手一統有開必先 天方授我以
故疆虜自竄身於窮漠允資聖筭爰舉師干俾收

塗炭之餘肆協雲霓之望虎臣矯矯王旅嗶嗶長
驅出塞者百萬有竒分道並進者東西相屬敵軍
効順拔戎壘以來歸僞后祈哀即轅門而納款豈
特昆夷維其喙矣是謂燕民悅則取之雨露涵濡
盡率土溥天之廣山川表裏無此疆爾界之殊恭
惟 皇帝陛下性備堯仁智兼湯勇誕敷文德同
四海之車書肅將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
之策仰繫獨斷之神料纖悉於九重契幾微於萬
里人祇効職天地合符亟臻復古之勲仰快在天
之憤受端闡之獻方陳希閣之儀增輿地之圖更

法身精舍
闡文明之化臣等叨聯輔拂初之贊襄宅朔方曰
幽都獲預觀於偉蹟至岱宗覲群后願遂告於成
功臣無任

詔答之

詔曰朕纂丕圖日新庶政思加大信式協萬邦每
御名鄰國之權用遵帶礪之約豈意酋虜自叛宗盟
命帥出師巡邊備寇天戈壓境之未久土宇來附
者無餘偽后知機遣使露封而納款燕民効順束
身請命以來歸將盡復燕雲之故疆聊共成
祖考之昔志君臣有慶中外交權成此膚功賴予

良弼丕揚偉績實係嘉謀遽覽賀章舉聞欣快
聖旨送祕書省

賜新復州縣曲赦

詔曰朕膺天駿命以闕兩之師夜寐夙興惟祖

宗之是紹賴帝敷佑中外救寧遠暨海隅罔不率
俾乃眷燕雲之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于北狄
屬者虜酋失道自絕于天怨結四興勢以瓦解惟
予克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申吊伐爾有
衆懷德惟素霈然率顙群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遏
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以懌興念

法身卷
茲土久困暴昏上下相陵人用無告典刑屏弃罪
及無辜崇姦賊賢痛毒猶在以寬代虐帝命惟新
應收復及以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
謀為不順外餘罪無大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
校公吏人並許所在自陳當議盡行甄收隨材任
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為盜賊者並釋罪令歸
業惟爾有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以稱 朕惻隱
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茲親札詔示咸使知聞
又手詔蠲除科率

詔應日前無名科率抑配及積姦弊政一切煩苛
之令勅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待報者
宣撫司除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人戶委
州縣長吏招誘以歸加意存撫貧乏餓民並以官
粟賑給無令失所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違者
重寘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

詔見在官耆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議褒擢外有
懷才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為鄉里所推未被試用
者勅宣撫及州郡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
以忠直得罪虜酋或為權倖排斥或以詿誤抵罪

者並以名聞咸當甄擢永用為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軍出雄州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會于涿州

先是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涑水縣縣令負弩前驅作樂致禮令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所部兵少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營左軍裨楊惟中副可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詡兵無慮五十萬鼓聲震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有甚於此自卯至酉至良鄉縣瀘溝河前部報曰

臨河與四軍蕭幹大石林牙賊鋒相接矣時賊兵不滿二萬憑河排布未究虛實延慶令五軍下營發壕掘帳以備賊出兵抗敵曠晚各憇勝負相償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幹對壘

是日日將晏賊鼓噪攻我戰於料石岡三過方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

國

